



明 文徵明 花卉冊

枝構圖，倍覺雋永，一直為畫家所喜愛，如明文徵明（一四七〇—一五五九）之《花卉冊》之〈芳塘淨植〉，以淡墨勾畫出娉婷玉立的荷花，濃墨染葉，再用重墨勁筆鉤畫葉的筋脈，黑白對比分明，蓮葉鮮翠的精神立顯，不只畫出荷花出污泥而不染的氣質，更讓人彷彿置身於池塘一隅，倍覺心曠神怡，馨香滿懷。此冊是文徵明於嘉靖十二年（一五三二）接受徐縉邀請到洞庭西山的徐家避暑時，乘興將窗前名花異卉點畫成冊，運筆勁挺，尤其花瓣之線條流暢，不只賦予逼真的形象，更蘊涵著無限生意，是文氏得意作品。

明孫龍（西元十五世紀）的《寫生冊》則以果實為主，提供另一種「折枝」的觀點，孫龍於宣德（一四二六—一四三五）年間任職於宮廷，畫花鳥草蟲多以彩墨渲染，能融合五代徐熙落墨花與宋趙昌沒骨法而有所發展，對後世的潑彩寫意深具影響，《寫生冊》共有十二開，此次選展三開。因畫絹塗有膠礬，故筆雖濕而色不暈開，在將乾未乾時，層層加入墨筆，故極得墨瀰淋漓的趣味，其中最具折枝形式便是〈石榴〉，石榴枝葉由左上斜右而下，綠葉翻飛，石榴一只垂懸其間，果實熟透迸裂，種子並排推擠，充滿活潑生意，設色更具用心，汁綠寫葉，揮灑自如，朱膘點染葉脈，圈出顆顆飽滿果子，姹紫嫣紅，形色俱美。〈葡萄〉的構圖又出乎意表，葉、果皆集中於

芳塘淨植

炎炎夏日何處去，來故宮賞花吧！國立故宮博物院的至德園，一到夏天便開滿芬芳自掬的荷花，置身於亭中，享受徐徐清風，頓覺暑氣全消。而在文獻展覽館有「夏秋特展」，其中自然花卉為主題的「折枝與瓶花」展，介紹明清畫家所精心詮釋的畫作，鮮艷明麗之姿，對照自然花卉，怎不令人心馳神往。

在自然界裏，美麗的花朵總是讓人眼睛一亮，自古多少文人雅士為嬌艷欲滴的牡丹，或是空谷幽香的蘭花，創作出許多膾炙人口的文學及美術作品，這些作品透過畫家的藝術巧手，吟唱著牡丹的富貴，讚嘆著蘭花的高雅，

折枝與瓶花

姹紫嫣紅滿室香

／童文娥

展出日期：民國九十二年八月二日～十二月二日

展出地點：圖書文獻大樓一樓特展室

不僅反應自然界中最真實的形象，也抒發人類對自然深刻的體認，引發人們對美的共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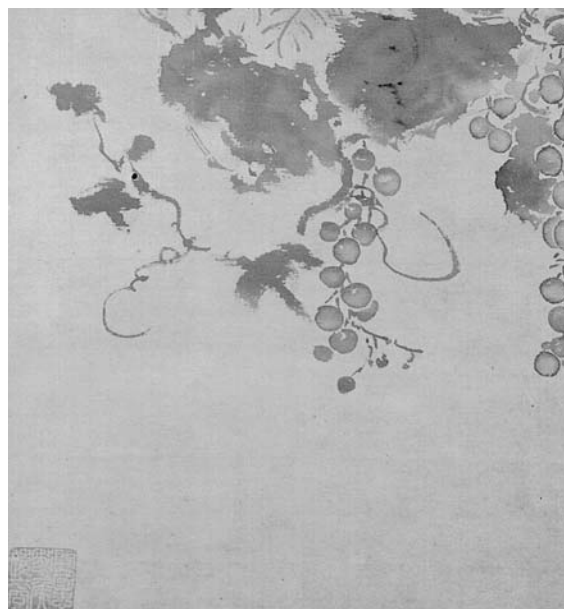
折枝花卉早在唐宋就已盛行，折枝這一名詞，在唐代開始出現，如唐代韓偓〈已涼〉詩中便已提到：「碧欄干外繡簾垂，猩血屏風畫折枝。」折枝在畫上的運用是不畫全株花卉，只截取部份花葉枝柯，形成簡單的構圖，但卻讓畫面充滿著空間與想像的延伸，就是畫有盡而意無窮。折枝花在宋代已流行，明清更盛，故此展覽便以明清花卉為主。折枝最常畫在一些扇面冊頁之類的小品，往往以簡單折

開折枝作品，惲壽平以花卉畫聞名，以寫生的態度來作畫，不鉤輪廓線，直接用墨彩渲染塗抹而成，他曾說過：「凡畫花卉極生動之致，向背欹正，烘日迎風抱露，各盡其變，但覺清芬拂拂，從此間寫出乃佳耳。」爲了要呈現花卉完美的形象，不僅利用顏色畫出花朵的陰陽向背，表現細緻寫實的花葉翻轉外，還要讓觀者可以從畫面上，聞出花香來，能表現出他所強調的「清芬拂拂」，才算是最好的作品。如此冊之〈桃花〉由右斜向中心，以汁綠用沒骨法寫葉，花則設色鮮艷純淨，呈現出一種空透



清 惲壽平 摹古冊

明亮的質感，花瓣以胭脂點染，除了將桃花繁複的花葉表現得栩栩如生外，從畫面上似乎隱約可以聞到一股濃郁的芳香來。〈萱草白玉簪〉配色更別出心裁，而構圖又富趣味，姿態之美與其上之題詩相互呼應：「吹徹瓊簫作鳳音，絳綃三疊舞琴心。應知神女夜來過，捨得花間白玉簪。」有如體態輕盈靈巧的花仙子，翩翩起舞於畫面之上。
明清折枝花卉，又常常在長軸上寫菊、畫荷等，佈置經營別有新意，利用長軸瘦長特性，除寫花朵繁複之美，又可欣賞枝柯娉婷之



明 孫龍 寫生冊

右上，有瓜棚之下的作用，葉以墨畫出，藤蔓蜿蜒，具書法筆意，灑脫奔放。葡萄則顆顆通透粒粒晶瑩，令人垂涎，既得生意，又具豐富視覺意象，可爲折枝之最高境界。
惲壽平（一六三三—一六九〇）是清代花卉畫家之代表，江蘇武進人，初名格，字壽平，後以字行。詩文爲昆陵六逸之首，畫與清初四王、吳歷相埒，合稱「四王吳惲」。原擅畫山水，後自覺無力與王翬爭勝，而專攻花卉，以徐崇嗣沒骨法參以己意，獨創風格，爲清代花卉畫宗師。這次展出的是其《摹古冊》中的幾



明 沈周 墨菊

姿，以沈周（一四二七—一五〇九）的〈墨菊〉為代表，墨畫秋菊一枝，亭亭玉立，用筆極為生動而穩定，墨色變化豐富，花瓣玲瓏可愛，姿態錯落有致，於簡單的構圖中，展現躍動的生命力。上題七言絕句一首，字與畫各佔紙之半，款書厚重沈穩，與畫相得益彰，可謂聯璧。沈周，長洲（今江蘇蘇州）人，字啓南，號石田，亦稱白石翁。詩書畫兼擅，與文徵明同為明代吳派繪畫的開創者，此次展覽將沈文兩人並列展出，觀者可從中比較兩人的成就。

文嘉（一五一〇—一五八三）〈畫蓮藕淨因〉與陸治〈玉蘭〉可為文氏一門代表，文嘉為文徵明次子，陸治則曾拜文徵明為師，由此便可看文氏一門之傳承與成就。文嘉用筆疏秀，而筆勢多稜角，用墨方面尤富奇趣，此件作品名

為〈蓮藕淨因〉，所謂淨因即修淨正因、清淨心，是佛家用語，即去除內心的污染，清淨自我的心地，取蓮花出污泥而不染。構圖甚為簡單，花、葉、蓬、藕以不同姿態錯落有致地排列，有如節奏感強烈的樂曲，再加上淡淡的胭脂與汁綠，不只呈現出自然的美感，又富含禪意，與畫名「淨因」相互輝映。而畫上四種元素更可代表荷花一生，盛衰轉換之間，寓意深長，在有限的畫面上，營造出無限的想像空間。

陸治（一四九六—一五七六）為文徵明門下弟子，主寫生，點染花石，清新可愛。此次展出之作品〈玉蘭〉以赭墨畫枝幹，墨筆鉤花，筆極流暢。背後有綠竹一枝，以雙鉤填花青，疏朗中頗見瀟灑之意，其用筆、用色，乃



明 文嘉 畫蓮藕淨因



明 陸治 玉蘭



清 御筆絲新韶如意

在瓶花方面院藏亦相當豐富，此次展覽亦以明清瓶花為主，有象徵富貴之牡丹，或富含節慶意味之畫作，而花瓶之別緻寫實，亦是此次展覽之特色，如郎世寧（一六八八—一七六六）〈畫瓶花〉便是一件非常有名的例子，畫青花瓷瓶，內供並蒂牡丹，象徵花開富貴，並蒂連理。此類青花瓶最早見於宣德年間，名為青花牽牛花紋折方瓶，高約十三至十四公分，在清代亦有仿製，畫中青花瓶形制與實物幾無

差異，是繪畫與瓷器相互輝映最特出的創作。郎世寧意大利人。十九歲入天主教耶穌會為修士，習畫與建築。二十七歲來華傳教，召入內廷供奉。善畫人物花鳥，尤善畫馬。其作畫，往往於中國傳統畫法中，加入西洋光影透視法，所以色彩皆濃艷，形象逼真，此幅亦不例外，牡丹花瓣繁複，然由於顏色分色細膩而層次分明，幾可聞得花香。

至氣氛的塑造皆顯現其師承，如在用色上以白描配花青，與文徵明〈芳塘淨植〉的黑白對比，有異曲同工之妙。

折得幾枝瓶中插，便是「瓶花」，畫「瓶花」也如同「折枝」皆寫萬物生意，但瓶花經過畫家的巧思與剪裁，將不同植物的枝葉、花

果作自由結組，重新營造花卉的生命韻律，比起折枝更多一層豐富性，各種花卉如何協調，如何展現其千嬌百媚之態，端看畫家安排。在畫家筆下，畫中瓶花和生活中的插花，同樣讓人產生裝飾和欣賞的作用，更憑添了一份永不凋謝的生命力。



清 郎世寧 畫瓶花

另外亦有兩件院藏掐絲琺瑯之花果轆瓶，除瓶身有繁複之花葉之外，更以珊瑚、青金石、碧玉、碧璽等珍貴寶石製成之花卉插於其中，與畫中瓶花相互對照，讓觀者在立體與平面的幻覺中，有如置身於花團錦簇之中，感受滿室花香。盛夏酷暑何處去？不妨就來故宮賞花吧！



清 乾隆 掐絲琺瑯花果轆瓶



清 乾隆 掐絲琺瑯變龍紋轆瓶



清 鄒一桂 畫盎春生意

鄒一桂（一六八一—一七七二）〈畫盎春生意〉，為設色畫，古銅盆中，文石樓竹。小瓶中插山礬迎春花，旁有卍字春佩，以長春的盆景及迎春的瓶花構成歡慶佳節景致。鄒一桂，江蘇無錫人，字原褒，號小山，雍正五年（一七二七）登進士。所作花卉分枝布葉條暢自如，著色明淨，但也有部份為皇宮要求而作，循規蹈矩，平和中有一份雅致的趣味。

此次展覽更展出一件乾隆（一七三六—一七九五）年間，以縹絲製成之〈新詔如意〉，縹絲是以簡單的平紋木機所織成的一種絲織品，與一般絲織品通經通緯的織造方式不同，採通經斷緯的方法來織造。先將經線固定，依圖案設計的需要，以不同色線作緯線，來回穿梭於圖形的經線之間。由於不同色線所織的圖形間，彼此不相關聯圖案形狀周圍會留下鋸齒狀的空隙，因此縹絲又稱為刻絲。宋代是縹絲的黃金年代，而清代的縹絲技術已發展到極為精密牢固，設色也鮮艷明麗，如此件白地設色織，靈芝、水仙、柿子、山茶、梅花及松等年節應景花卉，在織法與用色特具匠心，如靈芝、柿子、茶花各自用不同深淺的紅色，表現其不同的質感與不同種間之深淺推衍，而花瓶更是其精力之所在，藍地再以金線縹出瓶肩、器底之芭蕉紋，器腹則是一圈番蓮花紋，其繁複的構圖，非有高超的技術不可，此件便是結合了繪畫概念、手工技術及象徵意義而創造的產品。